

65041

:5



易象正
中五



易象正卷之五

漳浦黃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重訂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正曰。山下有雷動而止。撰得雜物中。麗而外治。戒以此出。羞以此起。疾疾以作。爭訟

以始。願无淳爻焉。故君子之致慎者。莫若
願也。成湯之有慙德也。曰予恐來世以台
為口實。君子御物。含吐不明。叢垢於中。而
常有自養之心。則世之咀嚼者。必以是為
始矣。仲虺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
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故養賢及民。古
人之所貴也。慎言語。節飲食。惡夫雷之陰
霽者也。君子有食。與眾享之。有言。與眾聞
之。虺虺之來。懼悶。是懷及其究也。以獨立
遜世。

初九

剝願之

願貞吉。觀願自求口實。

剝不利有攸往。

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正曰剝下以養上。大人不為也。故以飲食
言語而求靈龜。則神明之存者鮮矣。夏訓
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
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故播棄黎老。賊虐
諫士。酣身崇飲。簡賢附勢。二季之所以敗
也。詩曰。如蜩如蟪。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
尚乎繇行。子常見鬪且問蓄聚。鬪且謂其
人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必不免。吾見令
尹如餓豺狼焉。棄德不務。而貨馬是求。昔
成王不禮於穆。斬熊蹯而死。靈王不顧其
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子常其能賢於成
靈乎。故以言語飲食。而棄典刑者。則願之
剝是也。

六二

願之

損

卷五

二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正曰：損下益上。則猶之剝也。丘頤。頤之所聚也。物聚失經。而後斲收生焉。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卑乎。榮夷公好專利。利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詩曰：亶侯多藏。亶言專也。專言丘也。互而言之。坤也。故知頤之經者。可以保國。可以祈年。可以尊生矣。又曰：與其矯虔。不如自然。

六三 頤之 賁正變象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賁亨。小利有攸往。

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正曰：雜物在頤。而陰為主。雷見於電。而舌受其毒。晉獻公卜伐驪戎。使史蘇占之。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戎夏交梓。史蘇曰：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晉以男戎勝戎。戎必以女戎勝晉。諸夏從戎。非敗而何。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可以小戕。而不過三五。且夫挾小頤也。可以小戕。而不

能畏國。口雖弗堪。於晉何害。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又曰。吾聞以亂得聚者。非謀不卒。時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非德不及世。非天不離數。夫郭偃信以驪姬之亂。謂猶隸農之不秋。卒歲而已。晉易三君。幾二十年。而後乃定。故銜骨拂頤。猶折獄之遇毒。明以勿敢。而後庶乎瘳阻也。

六四 頤之 噬嗑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噬嗑。亨。利用獄。

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然。

象曰 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正曰。易之失而賊。其殆謂此乎。古之聖人。未有言欲者也。欲仁得仁。其謂下賢者乎。四虛位而求於初。顛祿而讓賢。眈眈之視。忘其勢。逐逐之欲。棄其威。不言而信。不怒而誠。畫犴狴而民不犯。古之為獄者。蓋取諸此也。故養物之取於斷。養寇之生於緩。二者。古人之所慎審也。詩曰。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頤之噬嗑。動而明。明而斷。以噬物而無脂毒之害。康誥曰。丕則敏德。用康乃心。其六四之謂乎。

六五 頤之 益正變象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正曰。願之損益。而皆為拂經。何也。惟正之供。損之不給。益之則已過也。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蓋言損也。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珮璲。不以其長。蓋言益也。夫物在於願。當吐則吐之。當茹則茹之。不茹不吐。損益其間。非所為明也。晉之公族。降為胥隸。而三桓之祿。半於公室。猶東人之歎。西人也。故授祿以養賢。徵輸以佐國。時有輕重。不改其轍。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亦守經之謂也。然則益言利涉大川。而六五不可涉大川。何也。是易之所致戒也。已與之。而又戒之。何也。天下之不可益者。獨願耳。智而多言。長其過。愚而多言。長其醜。平而多食。

長其媮。病而多言。益其咎。致遷善。又過則。是。可。損。歟。曰。可。損。也。損。和。收。注。而。六。二。征。凶。親。戚。類。聚。先。致。而。節。補。服。政。辨。官。无。故。而。自。閉。不。有。乾。象。之。愆。則。有。誦。言。之。醉。也。故。兩。象。俱。反。獨。无。之。願。若。利。往。之。征。凶。利。涉。之。不。可。是。也。然。則。立。益。之。義。願。獨。无。取。歟。曰。易。之。用。聖。人。則。亦。擇。取。之。也。

上九

願貞吉。觀願。自求口實。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利有攸往。

由願厲吉。利涉大川。

易象

卷五

四

頤而用九則進於坤。頤而用六則進於乾。六爻皆動則為大過。過頤之為大過猶乾之為坤也。乾坤未用先存其體故又舉頤焉。



頤之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正曰：頤者坤之內體也。反而復之則猶頤也。不反不復其象不究。頤反復二陽亦猶之屯蒙也。舉其似乾坤者。乾坤五變而與六象對合。故乾有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其反復也。有復師謙豫比剝言一變五變均得六象之可以互取也。頤之正卦一變六象。有剝損賁噬嗑益復其反卦五變六象。有夬咸困井恒。

有諸變。不偕舉也。舉其兩端以引其緒。其不主於五爻皆變。而占不變者亦猶之乾。

乾坤

頤之夬

初七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我利有攸往。

攸往。

正曰：頤之揚庭。非為身也。頤之告邑。非為家也。頤之卽戎。不為功也。施祿及下而已。不居德。以善養人。而不自為仁。雖有慎節者。亦若此而已。然且有疑焉。何也。曰：皆非中德也。五爻皆動。二凶而三吉。與其多吉而少凶。不如不凶也。季孫行父。獻濟西之

田於齊以相宣公而卒能卻邾僕之貨魏獻子頗通貨於諸侯而卒能辭梗陽人之賂其養願也。不如其養正之決也。則亦與正而已。書曰。爾克敬典。終亦有辭于永世。是願之孚揚者也。

頤之咸

二八初九三六四五六上九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咸亨。利貞。取女吉。

正曰。頤之咸。以輔頰感人。與咸其輔頰。何以異乎。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與晏子語而言魯樂。晏桓子謂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未喪土而懷。懷必貪。貪則謀人。謀人則衆爭之。不亡何待。夫樂土情也。而不可以告人。人固有施其田邑與人者。卻至與周

爭郊田。王命單劉訟諸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單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蘇氏即狄。乃奔於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於是卻至死以爭。卻至則可謂頤之咸者矣。詩曰。莠言

頤之困

三八初九二六四五六上九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困亨。貞。大人吉。有言不信。

正曰。頤之困。則有漏言者矣。不則失辭。為大人者。守其貞吉而已。文公六年。晉弒其大夫陽處父。狐射姑出奔狄。穀梁叔曰。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晉侯將

與狄戰。使狐射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使臣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仁。射姑賢。其不可乎。襄公諾。謂射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射姑知其處父也。使人殺處父。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則死。亂其德。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床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王使醫視之。曰。瘠則甚矣。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明年。令尹子南寵觀起。未益祿而多馬。楚人患之。王將討焉。三泣棄疾。棄疾不告其父。收其父尸。縊而死。復使遠子馮為令尹。令尹之寵入人。如觀起也。它日朝。遇申叔豫。與言弗應。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何疾我也。對曰。觀起之事。吾懼不免也。遠子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辭

八人。王乃安之。夫楚之君臣父子。亦有懲於陽處父之言乎。何其甚也。如申叔豫。則可謂大人矣。詩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申叔豫之謂也。

頤之井 四八初九六二六三六五上九 五爻皆動以頤象 合井象為義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

繙井羸其瓶凶。

正曰。頤之井往來汔至。未有實也。繙井羸瓶。難為求也。夫以利祿為參。而奔走從之。非狂必愚。玉步有改。道德如故。以其咽吭懸於鼎釜。則敗矣。鄭祭足亦智者也。鄭公。子忽之敗。北戎齊侯將妻之。祭仲勸鄭公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无大援。恐不立。三

公子皆君也。鄭忽不從。其後子突。子亶。子儀。遞為君也。世之智祭仲者。則是為口實矣。祭仲寵於莊公。不勸莊公早樹正嫡。而夷猶其間。及公沒。已立昭公。又為宋人所執。出昭公。忽而立厲公。突以雍糾之難。又逐厲公。突而召昭公。忽也。卒之身沒。厲公復入。昭公復奔。五六年。三出三入。井故猶在也。而瓶屢毀矣。夫以其口實輕許宋人。又以其口實成於三君。天下之不節慎者。无祭仲若也。詩曰。無易繇言。無日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祭仲之謂也。

頤之恒

五八初九二六三六四六上九
五爻皆動以頤象合恒象為義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正曰。頤之恒。則猶未失常也。亦為利祿動矣。而反之。以禮如困於藥物。而思芻豢也。鞏之捷。晉侯使鞏。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洩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戚。禁淫慝也。今叔父有功。干齊。不使命卿鎮撫王室。而鞏伯實來。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且齊甥舅之國。大師之後也。寧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亦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也。王禮之如侯伯。克敵降於卿。一等。如定王。則可謂知恒矣。成公十三年。公如京師。叔孫僑如。欲王之饗之也。請先使公。王知而薄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矣。如鞏伯。宣伯。則所謂頤者也。口實而已。

頤之姤 初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七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姤女壯。勿用取女。

正曰。頤之姤。猶有所遇之也。何遇之。勿遇毒而已。楚師入陳。轅夏徵舒。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于齊。復命而退。莊王使人讓其不賀。申叔時曰。猶可辭乎。王曰。可。申叔時云。諺曰。牽牛以蹊人田。而奪之牛。蹊則有罪。奪牛過矣。諸侯伐陳。討有罪也。從而縣之。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自歸。母乃不可乎。王遽命反之。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懷而與之也。方是時。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謂淫。淫為大罰。明德慎罰。明王所以造周也。莊王乃止。

及巫臣之自取之也。子反請錮之。楚共王曰。止。其自為謀。則過矣。其為先君謀。則忠。忠社稷之固也。夫亦知口實女壯之義者乎。故頤之姤。猶遇食而知毒也。得其所以慎節。則亦可以施命矣。

凡卦皆兩卦自分一限。是頤反復。則亦兩卦矣。而不自為限。何也。曰。是用卦之例。存體卦之實也。用卦之象。七十二。則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有八體卦。南北分之。為九。八之例。體卦之實。六十四。則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只八正卦。合其反對。為八。八之實。不分九。八之卦。則无以盡其用。不合八。八之卦。則无以明其體。故自乾乾坤。坤以來。即以七十二卦為序。而仍以六十四卦為實。然則序實不齊。歷年无定。自屯蒙。一際。十二卦。可以按象鉤索。遇乾乾坤。坤頤。大過。大過。則六十八年之歷。反包為四卦之限。而四卦之限。只得六十

八年之曆。何也。曰易者象也。象者想而得之也。天地之年。運无窮。而易象之周數有定。其不定者。惟三者取而裁之耳。春秋以前。文獻不足。春秋以後。世譜足徵。周幽王已未元年。至庚申。即位。宣幽之際。法得以已未入歷。至庚午。為十二年。平王辛未東遷。至春秋已未。為四十八年。合為六十年。又三年。平王崩。桓王立。自春秋至口口終運。二千九十年。以易體卦積之。得體卦歲實之數。三十有一。實歷二千八十五年。合退五年。以桓王三年甲子為元。下暨洪武戊申之歲。其前幽平之際。六十五年。未週二載。當以坤初侵於宣末。為三十二年。中分天地。此一定也。如以通曆推之。則通曆中分。二千一百八十四年。半舉春秋。至明始二千九十年。上連幽平之六十。下引洪永之三十五。為九十五年。奏若符契。此一定也。以此二定

旁推體用。億萬。几疆。皆六十四以為位。六十七八以為歷。以必兼大過而限可立也。衡圖分限。圓圖不分限。是猶之體卦圓圖也。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正曰。棟已撓矣。而利攸往。何也。曰。是君臣任事。而邊圉多故。上下相持。不足驚也。且是象也。順內而說外。中壯而不脫。以重賞而民輕死。以重討而民輕罰。其亦有矯時之事耶。何委柄之重耶。古之為室者。必豐其基。鎮其甍。輕其塗。而堅其棟。不輕其塗。而堅其棟。則是日動而往也。齊桓公之任仲父。一則曰仲父。再則曰仲父。或謂之曰。吾之得仲父。已重矣。死復重於仲父者。詩曰。維此惠君。人民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言棟之隆撓。不可不審也。故不懼无悶。大過之象也。時數之來。或涸或盈。植根持深。自知不傾。去搖與貪。為大棟貞。及其究也。為慎言語。節飲食。

初六 大過之夬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攸往。

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林

正曰。是猶之作書契者乎。其始慎。則其悔也少矣。揚庭之厲。所以致慎也。古之考慎者。三選而後用之。澤宮之教。饗射之命。其號厲之也。至矣。然且本於里閭。稽于族黨。以致其察。故告邑之與揚庭。不相戾也。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又曰。髦士奉璋。奉璋。峩峩言道之貴始進也。始進慎。則其要宿亦死。所不慎矣。夫以為可用。而用之太過。進之太驟。猶以蕭縮酒也。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夫茅之為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夫矣。夫是亦有作書契之意者乎。

九二 大過之咸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咸亨利貞。取女吉。

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正曰。咸之取女。以得女妻。而謂之老夫。何也。大過而咸者。也。時已過矣。而後感生焉。

詩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輸載而將伯。則亦未為晚也。老夫而女妻。則亦未為遠也。夫當棟撓之時。以求一材之用。非虛以受人而能之乎。洪範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詩曰。雖無好友。式燕且喜。是之謂也。

九三 大過之困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棟撓凶。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正曰。棟撓利往。速改之矣。困則无以動也。无以動。則无以信也。魯人有言。棟其可移乎。又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棟已撓矣。而猶養之。其崩壓幾何。飢之歌曰。天之所

而猶養之。其崩壓幾何。飢之歌曰。天之所

而猶養之。其崩壓幾何。飢之歌曰。天之所

而猶養之。其崩壓幾何。飢之歌曰。天之所

而猶養之。其崩壓幾何。飢之歌曰。天之所

而猶養之。其崩壓幾何。飢之歌曰。天之所

而猶養之。其崩壓幾何。飢之歌曰。天之所

支不可壞也。天之所壞亦不可支也。重任在於上，委折在於下。如風之搖搖，聖人不能為謀，則是之謂也。

九四 大過之井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

繙井。羸其瓶凶。

棟隆吉。有它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正曰：棟隆之道，其當德之地乎。德成而不改，備物而惜力，不毀人以自成，不自毀以

它營，雖撓則猶可支也。晉厲公反，自鄆陵侈而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樹其嬖人，以胥童、夷羊午、長魚矯為卿，故殺三郤而尸諸朝。長魚矯以兵劫欒書，中行偃將殺之，不果，乃遂有匠麗氏之既，故棟撓之不可輕與也。不能速往，而它生其心，則羸瓶隨之矣。周公謂召公曰：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夫周公則可謂无它者矣。

九五 大過之恒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正曰。九五而謂之老婦。何也。咸可以取女。匪不可以易夫。時已過矣。而安佚是求。威柄失於上。寵佞出於下。苟偷視陰。舍其守龜。而晉鄭是依。玉步未改。而天命去之。是其當周之末造乎。敬王十年。劉卷與萇宏欲城成周。告於晉。魏獻子許之。於是合諸大夫。大夫於翟泉。南面而襄事。衛彪侯以為是。三子者必有咎。夫咎則不於是始也。而譽則未為得也。彪侯之咎。單子之譽。於萇文公。則未有處也。

上六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姤女壯。勿用取女。

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正曰。大過而夫。夫以去陰。故无咎。大過而姤。姤以遇陰。故有凶。然而猶之无咎。何也。聖人之不能違時也。或遇而不過。或過而猶遇之。管叔。武庚之事是也。夫聖人則亦有過乎。曰亦時也。不過不濟。小莖之頌曰。予其懲而莖後患。莫予荦蜂。自求辛螫。大誥曰。無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故殺身而益於君。聖人有為之者。周公是也。其抑夷齊氏之行歟。大過而用六。則進於乾。大過而用九。則進於坤。六爻皆動。則復於頤。大過之為頤。猶坤之為乾也。體先反復。故又舉大過焉。



大過之大過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

悶

正曰大過者乾之內體也。反而復之。則猶之大過也。願從坤而法坤。大過從乾而法乾。一爻動者不可再舉。則舉其五爻動者。以通諸卦之例。五爻之有剝損賁噬嗑益復與願之夬咸困井恒姤遞相射也。不得對化。而有對化之意焉。則各從其體而已。

大過之剝

初八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六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剝不利有攸往

正曰大過之剝則剝也。時已過矣。而又剝之。不搖其枝。其葉已離。襄公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已。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闕。誼諸五父之衢。遂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專乘。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之。孟氏四分。使三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若是。則盟之。誼之。何也。曰。恐霸政之徵已也。而季氏已汰矣。大國之戎索。寧盡在公。抑寧為其臣。若子若弟也。異日者。享范獻子。公臣不能備三耦。故大國之作三軍。未為過也。作三軍而分三家。則過也。三軍之分三家。未大過也。分家私已。而我索歸公。則大過也。詩曰。昏椽靡共。潰潰回遘。實靖夷我邦。是大過之

剝之謂也。

大過之損初六二七九三九四九五上六五爻動以大過象合損象為義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

可用享

正曰大過而損之損其大過者也獨立不懼者夫亦有忿忿乎忿忿君子亦有之也至於大過而消釋盡矣公孫歸父以襄仲寵得於公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聘於晉藉晉力也既而宣公薨季文子惡歸父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太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常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歸父襄仲

後也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君子曰君薨家逐而猶不失禮非仁者不能也歸父安得謂仁乎亦可謂无悶而懲窒矣吳季子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窳上也君又在殯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孫文子亦可謂大過之損矣然而已晚

大過之賁初六九二三七九四九五上六五爻動以大過象合賁象為義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

賁亨小利有攸往
正曰是大過之賁也利往之際而有疑焉君子之定疑在識不在力也在質而不在

文。然且有文焉。以濟其力。鄭西宮之亂。盜殺鄭之三卿。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駟。子西。父也。子西。聞盜。不傲而出。尸而追盜。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國。子產。父也。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遂殺尉止。子師。僕盜。眾死焉。子西之質。不。如子產之文也。父死何文。謂有識存焉。故棟撓而不凶。不懼而利往也。盤庚曰。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是則可以任大過之責者矣。

大過之噬嗑。初六九二九三四七九五上六。五爻動。以大過合噬嗑。象為義。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

噬嗑亨。利用獄。

正曰。大過之噬嗑。是有憂患乎。曰。是獲兩亨。又何憂焉。晉以羊舌虎之黨。樂盈也。并囚伯華。叔向。籍偃。或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不知乎。叔向曰。不猶愈於死亡乎。樂王鮒欲為之請。叔向不應。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黨或有焉。祁奚聞之。乘駟而見范宣子。宣子乃宥之。它日。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无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叔魚。叔向弟也。納雍子之女。將蔽罪於邢侯。邢侯怒。弑叔魚。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死戮生可也。雍子賈賂。鮒也。鬻獄。邢侯專殺。一也。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其親。夫非直而欲以獨立明飭。豈可得乎。詩曰。神之聽之。好是正直。

大過之益 初六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七上六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正曰。大過之益。則利往利涉者也。易之以利往利涉。而得凶象者。有之矣。屯之益曰。乘馬班如。恒之解曰。不恒其德。解之恒曰。負乘致寇。願之益曰。拂經居貞。是也。然未有利三而凶者也。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以魯喪未賓。子產使盡壞其館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子產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无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以重敝邑之罪。昔文公之為盟主也。无觀臺榭。以崇諸侯之館。諸侯賓至。設燎巡宮。車馬有所。百官之

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亦无廢事。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不可踰越。盜賊公行。天厲不戒。賓見无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何所命之。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趙文子曰。信。士文伯謝不敏焉。它日韓宣子徵環於鄭商。子產弗與。子太叔子羽皆請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三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僑聞君子非无賄之患。而无令名之患。非不能事大。宇小之難。而以禮定位之難。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一共一否。為罪滋大。韓子私賈於玉人。子產亦弗許也。子產則似為大過也。而不如是。不益。獨立不懼。子產有焉。有過則改。韓宣子亦有焉。

大過之復 初六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六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易象正 卷五 三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利有攸往。

正曰。是大過之復也。甚矣。聖人之仁也。君出入必書。或伐或會。反必書至。以爲臣于面告云耳。且以復於祖廟。道未有出而不復者也。出而不復。則野井乾時之事是也。春秋哀昭公之不復。曰寧迫於勅敵。毋迫於疆臣。其書至河乃復者五。言季之嚴於晉也。辛酉二年。少姜致辭。而季孫致服。一也。辛未十有二年。莒人愬郟。而季孫使愬二也。壬申十有三年。季孫已執。而景伯見辭。三也。庚辰二十一年。頃公即位。有事於鮮虞。弗賓。四也。壬午二十三年。爲請叔孫舍。有疾不果。五也。夫是皆近於不復。亦可。以日月而復矣。故君子之道。貴自強也。自強則不撓。不撓則无疾。晉之執叔孫舍也。

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乃不果坐。韓宣子將以叔孫畀邾人。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于彌牟。誠宣子乃止。叔孫舍可謂不撓矣。而不能以其復復昭公。故國之貴棟也。隆撓反復之所終始也。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其季孫意如之謂乎。

願二陽之卦。從於南政。大過二陰之卦。從於北政。兩卦分行。不相從也。故願大過各自反復。而成兩際。猶乾坤反復。先於對化也。必以願用九而坤之用六而乾之用六。而乾之用九而坤之用六。而乾之則例同於諸卦。而不比於乾坤。故願大過者。乾坤之藏體也。凡乾坤分列南北。其從坤左旋者。屯需師小畜。泰同人。謙隨。臨噬嗑。剝无妄。頤坎十五卦而已。加未濟。以爲十六。得體卦歷。

年。一。千。七。十。六。年。餘。二。百。一。十。九。日。迄。未。周。二。卦。免。九。百。四。十。二。年。餘。九。日。片。數。運。則。每。際。十。八。卦。四。際。為。七。十。二。卦。數。體。則。每。際。十。六。卦。四。際。為。六。十。四。其。或。以。六。十。八。年。從。周。幽。起。歷。或。以。六。十。七。年。從。周。桓。起。歷。皆。三。十。二。卦。中。分。天。地。二。千。一。百。八。十。四。年。其。以。七。十。二。用。函。六。十。四。體。行。七。十。二。卦。者。各。二。千。四。百。二。十。二。年。餘。百。餘。日。而。中。分。天。地。約。於。二。千。一。百。八。十。四。年。之。外。尚。加。二。百。三。十。八。年。蓋。自。洪。永。之。際。以。追。桓。平。之。前。通。舉。成。數。為。體。用。歷。年。之。例。也。其。用。卦。自。相。經。者。積。歲。六。千。一。百。三。十。二。年。中。分。三。千。六。十。六。與。體。用。兼。行。之。數。又。差。六。百。四。十。四。歲。本。於。衡。圖。與。圖。圖。參。觀。不。可。一。端。盡。也。凡。卦。入。於。體。數。則。反。復。難。生。艱。虞。運。起。矣。泰。否。隨。蠱。是。猶。之。一。運。也。改。姓。易。物。則。已。矣。自。乾。坤。立。端。坎。離。毀。亂。水。火。之。氣。淡。於。

中學小過為坎離之雙體。頤大過為坤之隱魄。二卦反復周百三十五年。賊在於內而暈見於外。元和二年乙酉。初人於頤。又四年戊子。章帝崩。和帝立。永元元年。竇憲大破匈奴。又明年。以封事殺樂恢。寢成。拊烏。既以鄭眾誅竇憲。而權歸內侍。乙巳。和帝崩。殤帝立。襁褓在御。魚軒稱制。幸有清河。及續前緒。而王聖。江樊。煽動中外。閭顯繼之。廢嫡擁少。卒使濟陰之復出。於十九黃門。易稱拂頤。貞凶。十年勿用。豈謂此乎。宋娥之封。襲於王聖。而宦官世爵。別為新條。於是羗戎四起。兵革頻仍。雖巖藪。揆賢。廟廊式序。而外戚大闡。操持其間。振鷺厲隼。安能其為儀乎。永嘉本初。喪二冲主。長君不立。而跋扈者自利。王莽弑君之毒。至梁冀再見。六十八年之間。六易其主。建武之烈。雖未盡除。而真臟發。診顛危。兄矣。雜卦傳曰。頤。養正也。大過。顛也。以養。

正之時。不用仁賢。扶持其間。至於顛覆。僵廢不悟。亦可哀矣。詩曰。終其永懷。又窮陰雨。是之謂也。

以上反復一十四卦。皆不合對化。自為一際。雖乾坤在春秋之前。而幽元起坤。以六十八年為限。其不包對化。義可知也。今願大過反復四卦。共為一限。而限中指實。如和陽安順冲質六朝。閻顯梁冀。縱橫暴戾。猶未有如桓靈之甚者。自戊子章帝崩。和帝立。至丁亥。桓帝立。壬辰元嘉以上。當為願限。元嘉以下。當為大過限也。曰象止。自當以易為主。易只有六十四卦。中分三十二。再加四體卦。為三十六。自當依限推除。得其顛末。不得以衍數之年。掩實歷之體也。然則前圖體用相函。及用數實歷之法。何所置之。曰舉其定數。以觀前後際。卻桓進幽。推洪入永。衷於春秋。以究其歷。體用衡環。不相悖也。

然則願大過之共治。亦猶屯蒙鼎革之共治歟。曰然。然則屯蒙鼎革。一反一對。左右分治。而願大過。大過大過。相次共治。何也。曰是猶之乾坤也。先其反復。後其對化者。如曰願大過。大過願。則易當曰。屯鼎蒙革也。易初不曰。屯鼎蒙革。則後不得曰。願大過。大過願矣。左右分行。而後對化。義見也。然則易始於八卦。錯綜遞相加也。以成六十四。何取於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復之。左右分行。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列設位。則非僅錯之。綜之已也。故乾坤分於南北。屯蒙需訟。上下衡行。願大過。坎坎離離。各分南北。此易之正體。聖人以天道之行。二年之間。一南一北。故舉而合次之。曰屯蒙需訟。願大過。坎離也。又以晝夜之辰。各十有二。因其本爻。一反一復。屯蒙需訟。自以兩復。而得四各。願大過。自以兩各。而還兩體。

如以左右分行。則對化之義俱起矣。然則六十四卦之左右上下。不得對化。何也。曰。是體也。非運也。非運。則是歷年之推行之何也。曰。是歷年者。盡於二千一百八十四。中於二千四百二十二。終於三千六十六。皆舉其半數。未究全業。究其全業。則對化反復。備見之矣。曰。見對化。則不見反復。見反復。則不見對化。而曰備見之。何也。曰。兼兩卦。歲兼十二月。日兼十二時。故兼之。兼之故互治。圓之故分行。分行則左右據半。兼治則一限。合取是其義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

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正曰。水至而坎見焉。習坎。洊至之水也。見習坎。而知水之洊至。故心者行之表也。教者德之躋也。德行有常。教事有經。過化而天下信之。故水者。天地之大用也。願交於坤。以生月光。茲魄受之。應於潮汐。一月之潮。子午重習。差而平之。分於卯酉。究於巳亥。故陰德者。洊至之道也。天地之有陰德。鬼神所乘。以爲出入也。先世之王者。皆有陰德。螺姚姒。姬子姜姑。皆是也。陰德所漸。必非一世。及其浸淫。一決而敗。富辰曰。

昔鄆之亡也。繇仲任。鄆繇叔姪。密須繇伯。姑。聃繇鄭姬。息繇陳媯。鄧繇楚曼。羅繇季姬。廬繇荊媯。夫豈无險。以德行之不常。教事之不習。故心蕩而行不可尚也。般之頌曰。允猶翕河。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河習而翕。翕而允。願德所聚。天下信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蓋謂是也。然則是非飛鳥乎。曰。猶之飛鳥也。陽質平流。習之以時。是為教德。不失其事。及其究也。以繼明照四方。

初六

節坎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節亨。苦節不可貞。

習坎入于坎窞。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正曰。節可為也。險而多節。不可為也。君子信心而行。不以為名。懸溜之出山。束隄之赴海。磅搏相激。非其好也。因勢自然。有性存焉。坎以畜之。窞以居之。出入宣闕。而非其恒性。故德有常性。道无奇節。閭里之行入於賢域。傳曰。既不好。不能為既。習坎入坎。非既而何。雖然。苦而險。未至於既也。其自守也固。其孚人也素。

九二

比坎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坎有險。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正曰。維心而原筮。雖有厲戒。未為害也。何也。水比於地者也。險伏於地。求之有獲。溝澮陂池。則必於此也。世皆有用智而收者矣。君子之智也。不恃其巧。而恃其信。方來後凶。君子亦未之或知也。曰。各有所合。不悖於大順焉。爾矣。故筮者。卜度之事也。心者。獨行之務也。斷而從已。疑而從眾。未為失也。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又。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收。求則得之。夫何遠之有。

六三

坎之井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

繙井。羸其瓶。凶。

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正曰。險者。坎也。枕者。井也。以自濟。則莫為之引。以濟人。則莫為之縷。以德與位。則无可自見也。其鮑焦申徒狄之行歟。君子之智不足。以止險才不足。以禦變。而恃其信以圖功。卒无所尚者。何也。用已而不用人之過也。不用已而用人。其為道也。尚可以濟。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飭餽行潦。且爾。又况於坎井者乎。

六四

坎之困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不富。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正曰。心之尚於言也。有進於行者矣。心者行之本也。鐘鼓玉帛。去心不節。醇醴羔豚。移心不食。困而後心通焉。樽簋貳缶。困者之事也。納約自牖。小人之務也。然且大人繇之。何也。謂其遠於言也。遠於言。則近於誠。君爽曰。偶王在亶。棠棣之詩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故曰。困。德之辯也。不辯於誠而辯於言。雖有納約。勿信之矣。抑戒之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語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舍心而言。何為乎。

九五 坎之師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師貞。丈人吉。无咎。

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正曰。坎不盈。在地中也。祇既平。行以貞也。水溢踰坎。而後咎生焉。不盈不平。而後涸及之。詩曰。屬沸檻泉。維其深矣。蓋言盈也。又曰。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言未平也。不盈既平。何咎之有。君子之教德也。容畜為大。容畜而後教有所施。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故知容畜之義者。可以眾出坎矣。

上六 坎之渙 正變象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正曰。坎而渙。假廟涉川。何凶之有乎。曰其德紬於才。其才紬於位。才位俱紬。而欲以文事飾武功。此不罹於王者之法。則入於武人之網矣。故時險而衆散。孤立而无輔。內有阻坎。前有大川。聖人之所憂也。節之入坎。困之无咎。是皆重川也。而凶吉殊道。或濟或否。夫亦其位而已。惜乎。渙之无位也。渙處上而散。盈而不平。以衣袂之木。託於方濫之水。詩曰。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習坎之渙之謂也。

坎而用六。則進於乾。坎而用九。則進於坤。六爻皆動。則復於離。坎之為離。猶頤之為大過也。體有反復。故又舉坎焉。



坎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正曰。坎者。坤之正交也。坤之二五。交於乾。乾之二五。亦交於坤。反復皆坎也。坎以二陽係於南正。亦猶頤之從坤也。體有再見。辭不更設。故復舉五爻之動。旅大有噬嗑。賁同人豐。以繫其下焉。

坎之旅。初八。二九。六三。六四。九五。上六。動以坎象。合旅象。為義。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旅。小亨。旅貞吉。

正曰。坎之旅。是雖不動也。而猶有坎窞焉。得兩无咎。而卒以凶。是勞瘁之卦也。詩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春秋末年。諸侯之役於晉楚。不可避也。晉猶曰華。楚則夷也。蜀之役。匱盟於楚。方其來也。王卒盡行。御戎輅焉。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君子謂之失位。謂其乘楚車也。然而兩公皆幼。強冠之。是猶之旅也。遇淖焉耳。厥貉之役。鄭陳皆從。將以伐宋。宋人逐之。以田於孟。諸以鄭伯為左。孟。宋公為右。孟。孟者。何也。昔所以執襄公也。因以為名。君子以為為辱。是亦猶之旅也。遇暴客焉耳。君子之行。維心以貞。雖瘁不敗。詩曰。慨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

坎之大有

初六二七六三六四九五上六
五爻動以坎象合大有象為義。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大有元亨。

正曰。坎何大有之有。雨則不日。日則不雨。而以坎取大有。匿景焉耳。霸者之為義也。維秦穆公乎。楚人滅江。穆公為之降服。出次。不舉者。過數矣。曰。同盟見滅。不能救也。可不无感乎。是猶之重寒。而嗜炎日也。轅濤塗之誤。齊師未及於大澤。而齊人執之。君子曰。已亟。然如召陵之師。不亦坎之大有乎。惜乎其滅江黃。而不能救也。是秦穆之所代。慝也。詩曰。噎噎其陰。虺虺其雷。是非大彰。闡之候也。

坎之噬嗑

初六九二三八六四九五上六
五爻動以坎象合噬嗑象為義。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噬嗑亨。利用獄。

正曰。坎之噬嗑。夫豈求合者乎。吾不失吾法而已。晉荀罃之獲於楚。有鄭賈者。載楮將夾於褚。以出不可。及免於穀。臣連尹。乃歸。楚子送之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誰敢怨。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求紓其民。兩釋纍囚。以成其好。誰敢德。然則子歸。何以報我。罃子不謝。王固問之。曰。以君之靈。歸骨於晉。寡君為戮。死且不朽。即邀君惠。賜君之外。臣首歸戮於宗。亦死不朽。若不獲命。使嗣宗職。帥偏師。修封疆。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所以報也。王禮而歸之。甚矣荀罃之言。似重耳也。夫荀罃豈以求合者乎。亦維心行而已。坎勞其心。以麗於法。明夷之獲出。惠益之勿問。皆是也。亦何畏之有。

坎之賁

初六九二六三。四八九五上六。五爻動。以坎象合賁卦。象為義。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賁亨。小利有攸往。

正曰。坎之賁。何往乎。君子之行。遇坎而止。山坎俱險也。水火相博。何之乎。曰。以中德鞏其末。勉從之耳。鞏之戰。逢丑父為齊侯右。韓厥逐之。將及華泉。驟絙而止。丑父與公易位。寢於轎中。韓厥以為齊侯也。繫而禮之。丑父使公取水。乃御佐車而免。及獻則丑父在。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以往。勿代其君任患矣。乃宥之。丑父之代。非為圖呼。其呼非為圖免也。然且有孚利往。君子以為齊侯不宜近丑父。丑父以是辱國。

過矣。謂其道未大焉耳。解揚之致晉師。不貳其辭。奮揚之免王子建。乃復君命。是皆未至於大人也。而其心有尚。行亦有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各設中于乃心。雖以之折獄。可也。

坎之同人

初六九二六三六四五六五七上六
五爻動以坎象合同人象為義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正曰。坎之五爻六卦。其善者獨同人而已。同人而出險。則於野。同人而守險。則於國。然而國不如心之固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遂侵蔡。楚以中息之師救蔡。遇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欒武子將許之。荀首范燮韓厥諫曰。不可。吾來

救鄭。楚師去我。吾遂及于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全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策之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于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均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是則坎之同人者也。

坎之豐

初六九二六三六四九五上八
五爻皆動以坎象合豐象為義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正曰。坎之豐。何憂乎。鄭疲於晉楚。戲之盟。乃遂服晉。晉士弱為載書曰。自今日以後。

鄭國而不惟晉是聽。或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既。鄭。國。使。介。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人。民。不。獲。歆。享。夫。婦。墊。隘。无。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以。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聽。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苟。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還。故。言。不。若。行。之。遠。也。行。不。若。心。之。固。也。心。不。若。禮。之。顯。也。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折。獄。致。刑。亦。繇。是。也。坎。坎。之。不。自。立。限。亦。猶。之。願。願。也。願。兼。大。過。而。體。用。備。坎。坎。離。離。而。正。變。見。體。用。備。正。變。見。故。數。二。八。者。以。之。二。八。數。二。九。者。以。之。二。九。四。際。八。九。得。相。通。也。四。際。八。九。之。相。通。何。也。謂。十。六。其。七。十。五。與。十。八。其。六。十。七。皆。得。一。千。二。百。一。十。一。也。一。千。二。

百。一。十。一。參。之。為。十。歲。之。歷。而。絀。二。十。二。伍。之。為。六。千。五。十。五。而。絀。七。十。六。與。體。用。之。統。數。會。故。天。地。之。數。相。得。而。各。有。合。也。然。則。不。包。正。變。自。乾。坤。至。坎。離。僅。十。有。五。限。不。及。十。六。限。而。聖。人。以。之。分。際。何。也。曰。卦。皆。有。其。用。與。其。體。用。不。掩。體。易。之。四。千。三。百。六。十。九。年。用。也。其。四。千。九。十。六。年。體。也。以。常。莽。之。數。三。百。六。十。為。一。週。之。限。六。十。八。年。九。十。六。日。以。十。五。乘。之。得。一。千。二。十。四。歲。四。際。之。週。統。得。四。千。九。十。六。歲。是。易。象。之。所。從。始。也。繇。是。而。推。六。十。限。而。得。四。千。九。十。六。餘。四。限。二。百。七。十。三。年。二。十。四。日。故。聖。人。立。限。不。至。十。六。而。交。下。經。足。包。體。用。以。起。正。變。亦。其。渺。義。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黃。平。天。百。疋。草。木。潤。平。七。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正曰。重明乃柔。柔而中正。日月以行。風雨以時。故曰。明時死刑焉。蘊隆燥烈。昏主之事也。寬裕敦和。明王之治也。康誥曰。宏于天。若德裕乃身。又曰。乃繇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又曰。裕乃以民寧。故柔麗乎中正。其當成康之際乎。坤離兩牝。帝王所以前民用也。用明而剛。則其傷物者多矣。頌曰。維清維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夫非敬忌。以為清明。何取乎。故繼明四照。明兩之象也。君子天縱亦藉學問。日月之

行。亦師厥常。及其究也。以常德行習教事。

初九 離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旅。小亨。旅貞吉。

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正曰。履錯然。以敬承之。知其非旅也。天下之可以旅處者。能幾乎。武王至於黃陵之坂。幘解而自結之。周公所親執贄而見者。七十二人。故履錯之敬。非為辟咎也。賓尸壇主。无處而无有也。周政曰。立政任人。準夫。收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

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夾微盧丞三毫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夫非文王之敬忌而能如此乎康誥曰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古之聖賢未有不繇此而王者也

六二 離之大有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大有。元亨。

黃離。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正曰順天休命。遇惡揚善。夫豈臣子之道乎。曰亦其道也。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故大有天下之至大也。黃離天下之至順也。順而明。以得元吉。何愧焉。烝民之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故黃離之吉。仲山甫有焉。

九三 離之噬嗑

離。利貞。畜牝牛吉。

噬嗑。亨。利用獄。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正曰。後明將繼矣。而大耋之嗟。何也。言夫救時之難也。禮樂之用百年。刑威之用不百日。以百日之威。救百年之澤。猶續膏以澆。接木以鋸也。故鼓缶不足為樂。而樂及之。大耋不足為悲。而悲及之。以噬嗑而救黃離。故日月未息。而天地已閉。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是則離而噬嗑之謂也。

九四

離之賁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賁亨。小利有攸往。

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正曰。是亦錯然之履也。而凶如此。何也。自以其明。而敢於折獄。既患奔賁。莫之敢止。其卻至子常之行乎。其抑晉厲楚靈之行耶。君子守質。以文其身。致柔以和其人。敬之又敬。若无所容。其寢興。故怨惡消。而陵侮不至也。頌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以繼明之時。而无緝熙之學。風雨飄搖。甌患運至。其不離於五如之災。則亦鮮矣。

六五

離之同人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正曰。離之同人。出涕戚嗟。何其柔也。其猶不遠於情乎。古之聖人。自大事而外。无有致嗟者。有之。曰刑也。兵也。火交於金。液出而悲。兩兵相交。哀者必勝。湯禹之見罪人也。皆下車而泣之。保衡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古之致其悲戚也如此。夫以有位為樂。以離殺搏驚之。可以愉快者。其視湯禹賢乎哉。故離之同人。涕沱獲吉。非有保位之情者也。曰致其哀敬云耳。詩曰。俾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何辜今之人。是之謂也。

上九

離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正曰。離動於上。遠而明。遠用行師。明則有功。豐尚功者也。務遠而尚功。君子之所憂也。然且不憂之者。明本於內。則道格於上。故矢其文德。洽此四國。王者之道也。順彼長道。屈此羣醜。侯伯之務也。執訊連連。攸馘安安。仁人之致也。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元老之猷也。有是四者。以用出征。故鼓缶不歌。日昃不嗟。處於咎憂之中。而卒以受祉者。江漢常武之詩是也。離而用六。則進於乾。離而用九。則進於坤。

九六成用。則復於坎。離之為坎。猶大過之為頤也。體有反復。故復舉離焉。



離之離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正曰。離者乾之正交也。乾之二五。交於坤。坤之二五。亦交於乾。反復皆離也。離以二陰繫於北正。亦猶大過之從乾也。體有再見。辭不更設。故亦舍象而存象。舍爻而命五。復舉節比井困師渙。以通諸例焉。

離之節

初七。六二。九三。九四。六五。上九。五爻皆動。以離象合節象為義。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節。亨。苦節不可貞。

正曰。離之節。何為乎。夫亦其時也。不得已而麗之。不得已而守之。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召其子喜。委過於孫氏。及喜為大夫。將逐剽而迎獻公。獻公請盟。喜曰。无所用盟。使公子鱄約之。子鱄辭。公固請之。鱄乃約甯喜也。及公入而殺甯喜也。公子鱄挈妻子去之。濟於河。謂妻子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味雉是視。或曰。託於木門。終身不嚮衛國而坐。甚矣。子鱄之貞也。貞而苦。夫不獲已也。以其遇則不如曹子臧。晉侯之執曹伯諸侯將見臧于王。而立之。子臧曰。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遂逃於宋。及曹伯歸。為反子臧而歸也。子臧盡致其邑與其卿。而不出。夫以聖人之意。謂鱄臧不如叔盼之正也。乎何其隱於經。

離之比 初九入二九三九四六五上九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正曰。離之比。是亦戎事也。而猶有所託。謂其順也。邲之戰。晉師救鄭不及。荀林父欲還。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先穀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不從。不可謂武。絲我失霸。不如死。遂從楚師。楚改轅而北。及於敖部之間。趙括與趙同從。藪子趙旃魏錡助之。遂薄楚師。大敗於邲。隨季以殿得歸。楚之大夫請收晉尸以爲京觀。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武禁暴

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今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官。告成事而已。是役也。可以稱師。然而晉爲主。則晉比也。林父不比於隨會。而比於先穀。春秋書林父帥師。及其殺先穀也。不去先穀之官。夫亦謂原筮善。懲其後者乎。

離之井 初九六二三七九四六五上九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正曰。離之井。夫猶有未明者乎。明於已。不明於人。則猶之昧已也。以爲无喪。而喪者至矣。季康子欲伐邾。問於子服景伯。景伯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

存者无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其可乎。季孫不憚。而出狄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聽。師遂入邾。晝夜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茅夷鴻以東帛乘葦。自請救於吳。明年吳伐武城。克東陽而進。遂次于泗上。景伯負載。與盟于萊門。而退。君子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折骸而爨。猶无城下之盟。晉師從齊。致賂不可。國佐請曰。若不見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乃盟于袁婁。今魯未及虧。而為城下之盟。汜至羸瓶。其毋謂此乎。

離之困 初九六二九三三七四六五上九 五爻皆動以離象合困象為義

離利貞畜牝牛吉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正曰。離之困。亦不足困矣。不信羣言。而守其貞。則猶之離也。侯犯之叛於郕。魯人休之。於是議墮三都。叔孫州仇帥師墮郕。既墮郕矣。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未墮費也。申句須樂頎能墮費。則公山弗狃不敢召夫子。公山弗狃敢召夫子。則是申須樂頎未能墮費也。墮之。然亦已困。至於郕而疲矣。雖疲。然且不失志。曰制國不過于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故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所謂制也。郕雖不墮。而墮郕之信。已信於天下矣。殷書曰。齊乃位。度乃口。其是以為不困之明者乎。

離之師 初九六二九三三七四六五上九 五爻皆動以離象合師象為義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師貞丈人吉无咎

正曰。離之師。日晉於上。水火交於下。是以征伐矣。晉文公伐楚。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曰死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情偽盡知之矣。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三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勞請戰。楚子怒。斬其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以為无禮。先軫曰。子與之。不與則棄宋也。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又執宛春以怒之。則有以戰矣。如先軫。子欲果怒。而從晉師。晉師避之。以前言故。退三舍。楚眾欲止。子欲不可。請與晉之士戲。遂戰於城濮。胥臣蒙虎。欒枝。曳柴。狐毛。陽退。楚師馳之。大敗楚師。三日館穀。楚為之殺子玉。子玉得臣也。鄢陵之戰。亦三日穀。然而倖矣。城濮不倖。甚矣。城濮之似邲也。邲之役。荀林父以主帥聽於先穀。城濮之役。楚子以君命撓於得臣。然而楚殺得臣。晉殺先穀。春秋皆書曰。大夫。夫非以君師之命未審也乎。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有執咎者。則以死咎。亦可以。是明於丈人長子之義也。

離之渙

初九 六二 九三 九四 六五 上九
五爻 皆動 以離象合渙象為義

離利貞畜牝牛吉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正曰。離之渙。是兩象皆吉也。然而難乎為象也。水與風共相滅也。風又居上。水又居下。火尋其主。而仇賊從之。退而散。渙者散也。葵丘之會。桓公震矜。而叛者九國。汶陽之用。韓穿來言。而諸侯貳心。是不如虎牢之師也。襄公十年。諸侯戍虎牢。師至于陽陵。楚人。不退。知武子欲還。曰。吾驕楚也。樂厲曰。吾死之。夾穎而軍。鄭子驕曰。諸侯

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潛而與楚盟。樂厲欲伐鄭。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救鄭。鄭何罪。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不如還也。於是晉楚皆退。是雖不足以享帝也。亦可謂明矣。如樂厲昧雉之言也。詩曰。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自頤頤大過。坎坎離離。皆不分南北。兩路亦不別。左右二交。凡四卦而共一限。蓋體用相乘之卦。至一千二百一十一而始交。體乘用者十六。用乘體者十八。以十八為限。則六體卦與十二象自成十八。以十六為限。則上經十五。又當下取咸恒。或取兩濟而後齊整也。衡圖分南北。則兩濟中通。義象易尋。圓圖合南北。則咸恒交際。義象軒輊。然聖人先體而後用。先四十九十六。而後二百七十三。其斷以坎離為上

際。咸恒為下篇。亦本於天道。漢魏攸分。南北異治。非夷所思。各仍其貫云。

序卦傳曰。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自承元而下。本初而上。一限六主。動養之故。槩可知矣。是猶有天地之體焉。至於坎離而水火乃交。水火交而天地弊矣。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麗。離者麗也。觀於陷坎麗離。而古人之意。亦可見也。夫皆以憂物也。使物而不終於陷麗。則易亦可以不作也。桓帝之六年壬辰。是入於坎限。朱穆李膺皆以罪廢。已亥梁冀乃誅。單超左悺。五閹并侯。固喬既殄。雲眾亦斃。賴諸老成。留意人才。以文景風澤。敦尚名教。公卿進退。卓犖可觀。而奸人乘之。創為訛謠。以網賢者。膺密繼陷。而後士盡空。雖有褒楷抗論於前。皇規與言於後。張鳳告哀於下。

竇武獻替於上。卒无以開格淵衷。振刷浩網。故坎者陷也。天之所陷。誰能援之。桓帝二十一年之中。天下囂囂。如烏噪屋。黨禁方寬。帝又起。陳竇請誅宦官。而節甫推戈反刃。明年復治鉤黨。侯覽發蹤。朱竝申喙。遂使阮焚之禍。紹於前秦。猿門之災。遍於池木。後世不察者。猶以三君八俊之名。謂君子之所自目。豈不痛哉。王甫既誅。曹節未燭。二劉二球。同日并誅。天子方俊。然謂天下无復不軌者。可以儆驢弄狗。號市巷之樂。俄而黃巾蛾起。請奉內應。呼吸之間。幾喪天下。猶且內殺呂強。外誅張鈞。以為十常侍之中。寧无一二好人。詩曰。臯臯訛訛。曾不知其玷。靈帝之謂夫。張角方平張讓首封。而靈車晏駕。史侯乃立。何道輕召外兵。遷延委命。袁紹不出穀門。坐次官家。使北印之下。更意董侯。長安一遷。灰蒙陵寢。於是關東豪傑。人有問鼎之心。家懷

裂土之意。催汜濟奉。又逼乘輿。雖云東還。猶之羈旅。荀彧發西迎之謀。董昭唱入許之策。而曹操爪翼。遂不可收。猶且開關戎馬。裴徊十七八年。內顧北海之微言。外憚孫劉之雄略。趙趙捫心。乃割餘年。襲智於莽新。避形於公路。顯附西伯。授意曹桓。辛丑改元。始稱黃初。四百二十二年之歷。如於臨觀。終於坎離。一陷一麗。其昭著如此也。繇斯而觀。兩漢之治。猶在上際。隆不逮王。汚不墜。霸其政事。文物與春秋表裏。天實為之。人謂何哉。然則黃初以下。乃為下際。而衡圖九卦。南遯北恒。自乾來者。至坎而兩王。自坤來者。至大過而易主。咸恒遯大壯。南北交衡。皆九卦與圓圖之隨。蠱相直。則是漢初即在咸恒。曹丕初年。已入中孚。而云漢為上際。何也。曰。漢王霸雜者也。文景近王。宣光近霸。以衡圖南來。大壯遯之年。通圓圖北來。

隨蠱之歲。則十五限而屆於中孚。以衡圖北來咸恒之年。通圖蠱隨之歲。則十五限。而屆於節渙。故專主圖蠱。舉黃初之辛丑。泝漢元之巳亥。曰是上際也。如衡圖一南一北。有左右之分。開无上下之分。際以德相次。何二篇之有。故衡圖之分南北。天地之政也。圖圖之別上下。聖人之令也。從天地之政。隱而微。從聖人之令。順而著。然則兩法可偕行歟。曰。二曜五星。亦自偕行也。非獨衡圖偕行。諸圖亦自偕行也。

易象正卷之五

易象正卷之六

漳浦黃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重訂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悅。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止曰易不為取女訓也。而曰取女吉。何也。曰。男女所嗣。天地也。然則蒙之。盡及。勿用取女。何也。曰。蒙。男之稱者。姤。女之壯者也。稱男壯女。過以相與。臣強而君柔。易之所惡也。然則益損之。不為下始。何也。益本於天者也。損則男亢也。本於天而不繫於上。何也。曰。乾坤為政。長男長女。未當事也。然則兌艮當事。何也。曰。兌艮本地。山上有澤。地以承天。群龍所都。萬物以興。故謂之咸。咸者。天地之所同也。然且曰利貞。何也。曰。天地之道。發於風雷。鍾於山澤。風雷動而山澤靜也。澤託於山。山博以深。德利於內。親固於外。富辰曰。昔摯疇之國也。繇太任。杞繒。繇太姒。齊許申呂。繇太姜。陳繇大姬。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澤在於外。山在於內。內利而外貞。時雨所歸。雲氣蔚蒸。賢人曰。至而載於高位。夫非有道而能如此乎。詩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又曰。之子于歸。言其歸也。六君子之虛受。有如此也。故虛受者。山上有澤之象也。山止。不虛。澤不居。溥畜之源。陰陽乃映。忿慾收聲。精神乃清。及其究也。為懲忿窒慾。

初六

咸之

咸亨。利貞。取女吉。

華。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正曰咸之華。舍其姤而從其妾。是未可以孚也。守其四德。則可以无悔矣。君子取士於鄉。造士於國。賓祭而觀之。明試以庸。求日。是給於用矣。而猶營營焉。取於胥隸。求

於藪澤曰是無人者猶舍蘋藻而事芣苢也。君子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非禮不以感心非義不以感事。手足之有拊指无故而動不有內感必有外事猶雲氣之感於林薄也。无所致其風雨致柔焉而已矣。

六二 咸之 大過

咸亨利貞取女吉。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咸其腓凶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正曰：咸其腓咸之過大者也。既患之生。生於不居。以腓命樹其道數驟感而得強進。

退不果故為艮以止之。艮之不感於震。猶腓之退聽於睽也。故足者注也。注於地而順居焉。不為既先。不為福始。鳥爵之集不遷其所。詩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言夫動凶而居吉者也。然則棟撓利往何也。曰无所取之。取夫不懼无悶者也。

九三 萃 咸之

咸亨利貞取女吉。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

有攸往。

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正曰。无所取之。取夫除戒者也。史蘇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晉以男戎勝戎。則戎必以女戎勝晉。狐突曰。國君好艾。大夫好。好內。適子殆。社稷危。不除不戒。則危殆隨之。故假廟用牲。精誠之至也。利見大人。莊敬之。也。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成萃之義也。

九四 蹇

感亨。利貞。取女吉。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

也。

正曰。作易者其多難乎。難平於西南。而與於東北。糾結於思慮。而散於不思慮者。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夏臺之聖。无所致其勇。美里之仁。无所騁其智。曰。蟄而巳。屈蟄者。西南之務也。子曰。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咸之蹇。則猶未至於盛德乎。未至於盛德。而且无悔。則猶庶幾於大人之事也。然則蹇之屈蟄。夫子有取之。精義入神。則未有所取之也。曰。取之反身脩德者也。君子至虛。以宅心。至靜。以體物。體靜宅虛。神明與居。宅虛體靜。神明來鏡。日月之生明。寒暑之成歲。知

性者以謂之性。知命者以謂之命。一屈一伸孰疎孰親。故咸知性者也。蹇知命者也。呼谷而應。以謂之性。建溜歸平。以謂之命。是猶未知性命者也。然則性命之道何如。曰。貞吉而已矣。子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貞則吉。不貞則不吉。咸之蹇。貞吉之所萃也。然則性有氣質。命有運數。无取之乎。曰。謂氣質則不謂之性。謂運數則不謂之命也。然則洪範之言五行。大易之言爻象。无取之歟。曰。五行之生。生於皇極。猶爻象之興。本於太極也。兩極之道。貞一而已。惠迪而吉。從逆而凶。靜虛而吉。躁妄而凶。自天子至於黎庶。未有易也。疆弗爨爨。沈潛高明。則一乳而殊稟也。然則人生六甲所稟之數。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分以五行。各得一萬二千四百二十九。裁以十匹。限以四十九。分以六十三。而原始要終。舉可知也。神化之道。極於生死。德義之用。存於屈伸。生死屈伸。鬼神所生。有明其故而猶不謂之盛德者歟。曰。氣稟有限。億兆无數。人事不齊。何可同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淇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人風議。或靡事不爲。人事之不齊如此。雖鬼神亦莫能齊之矣。然則貞一之道如何。曰。居敬而已矣。日月之行。則有冬夏。星辰所好。則有風雨。北極所居。致一而已。書曰。王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蹇之反身。則亦用此道也。反身不敬。憧憧往來。雖有屈蟄。亦與蛇虺同體而已。

九五

咸之小過

咸亨。利貞。取女吉。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正曰。咸其脢。咸之過小者也。君子感於宗廟而過於恭。感於丘墓而過於哀。感於閭巷而過於儉。雖感而過。未為失也。脢生於喉頰之間。上下接物。感而小過。足為大矣。然猶未至於輔頰也。流言止之。惡言弭之。精氣咽之。遺氣節之。終日數動。而未有太過。詩曰。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世之感於求賢。亦有至於此者乎。

上六

遊

咸亨。利貞。取女吉。

遯亨。小利貞。

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正曰。咸。艮皆體也。艮之輔頰在五。而咸當上。何也。曰。是兌之口舌也。口舌而之遯。何也。曰。惡夫滕說而將遯者矣。君子感人以行。不以言。感人以言。則巫覡之道也。詩曰。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逝。人不旋。逝言不還。周政曰。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則必繇也。此也。

三三三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正曰。變化无方者。其惟風雷乎。風雷之動。不終日。而曰久於其道。何也。曰。謂夫長婦職內。長子職外。男女分治。不改其度。天地之序也。天地之序。不先於咸。恒。何也。曰。已言之。謂其本地者也。先天地而後男女。先男女而後夫婦。然則象言雷風而義言夫婦。何取之乎。曰。皆取之矣。雷動而風發。雷振而風止。唱隨之義也。雷警而風温。雷伏而風烈。代終之序也。夫其恒理。則既如此矣。君子立方。以其不變化。貞其變化者。動散合功。南東定位。陰陽相薄。寒暑不易。傳曰。烈風雷雨不迷。其象則取於此也。故立不易方。取之雷風。及其究也。為遷善改過。

初六。恒之大壯。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大壯利貞。

浚恒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正曰。象兩利貞則不可動矣。恒而大壯。浚於恒者求恒愈深。其道已貞。鏡員求方。道乃不滅。故夫未雷而風。與夫已雷而猶風之皆非物之所利也。道太清則无徒。木太深則寡游。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惕兮。有春容之德者。无疾遽之行。故峻行厲聲。亦君子之所畏也。

九二

恒之小過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正曰。行不易恭。喪不易哀。用不易儉。可謂之久。中乎。曰。是亦非畸行也。非畸行則亦可以无悔矣。中行伯克。鼓鼓子之臣。曰。風沙釐。不從晉而從鼓也。軍吏執之。辭曰。吾事君。非事上也。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吾定而祿。對曰。吾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敢即私吏以煩司寇。而亂舊章。故如風沙釐。則可謂久中也。行有小過。而至于中道。故共姜未姬。春秋

自謂不足者。是怨尤之所不至也。

九三 恒之解正變象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正曰：恒而解，則緩矣。詩曰：不解于位，民之
攸暨。又曰：莫予攸適。稼穡匪解，言獨立固
德者之恒，自厲也。張勳而險，以變其志。雖
未失守，難以立矣。驪姬之難，里克也。告於
優施，優施從里克飲，酒中起舞，謂里克妻
曰：士孟也，唯我知君之微。暇豫中君，乃歌曰：暇

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
於枯里。克聞苑枯也，不殮而寢。夜半，召優
施問之，故知君之將殺其子也。里克曰：秉
君成殺，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
免乎，優施曰：免矣。明日，辭疾不朝。三旬，難
乃成。里克則未變志也。然而已解矣。解為
暇，豫者也。為人臣而以暇豫事君，不夙不
夜，不往不復，其去无恒者，幾何。詩曰：被之
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言夫
有恒而匪解者也。无恒而解，不占之矣。

九四 恒之升正變象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正曰。升而元禽。何也。惡夫恒之數化者也。恒守其下德。不冀高位。可以寤素。可以慮旅。可以獨立。可以晤語。陽節不變。則恒體自得。升之與恒。不相得也。動而數化。有南征之心焉。子產曰。服政者蚤夜思之。若農之有畔。田之貴恒。亦各有其畔表也。下處而高冀。數動而踵事。詩曰。洋洋羶首。三星在籬。元恒德而載高位。雖欲有禽。何可得乎。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巔。言夫高冀而元禽者也。其晉卻克。鄭伯石之謂乎。

六五

恒之
大過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

凶也。

正曰。夫子從婦。亦已過矣。君子言不過物。行不過物。本其恒性。惟義所適。棟而隆。則可以從也。棟而撓。則可以不守也。故齊桓公之智。不如晉文公之智也。桓公得一管仲。管仲歿。隰朋死。而齊國以衰。文公得趙衰。先軫。狐突。狐偃。而又有卻縠。欒枝。箕鄭。胥都。狐毛。先都。先居。且諸臣。故文公殂而晉以再霸。是則管仲之智。亦不逮於趙衰也。君子之為德也。不貳不爽。以致其慎。能遷能改。以宏其業。恒之小過。雖過而亡悔。恒之大過。雖貞而得凶。臯陶曰。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夫非湯尹之一德而圖王霸之業難矣哉。

上六 恒之 鼎正變象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鼎元吉亨。

振恒凶。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正曰升之與鼎皆吉象也。獨至於恒而窮何也。恒之不利於鼎猶其不冀於升也。振恒而无功原田而无禽故君子居則安焉行則遷焉求之不深望之不奢持之以平守之以和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洛誥曰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

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故和恒者古人之所貴也以豐鎬之業與王十八而周公欲去之澗瀍之中亦可謂振恒者矣而且曰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又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則恒之與周公嘗用之矣而曰大无功何也曰豐鎬恒者也洛邑與者也周之東遷則洛邑恒者王城與也諸侯之議戍周猶有和恒之心魏獻子曰與其戍之不如城之魏獻子則可謂振恒者矣咸恒三陽之卦也三陽三陰南北中矣咸艮在內內陽也以從南政天地之序也咸恒損益否泰兩濟是皆有正應也而易不尚之易之所尚者以其九六觀其所之咸恒之有大小過聖人之所慎也因之以爲鼎革升萃遯大壯蹇解下經之統領則於是焉舉之矣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男女

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是傳以威恆。遂名夫婦也。而言之委曲深至者。何也。猶上經之首屯蒙也。天地分列。各居南北。而屯蒙咸恆。兩正其端。以教萬世之治。首正其長子。次正其嫡婦。長子嫡婦正。而後禮樂可以遞起矣。然則是何歲也。曰。是章武元年。漢昭烈卽位之歲也。是歲在辛丑。先一年庚子。曹操薨。曹丕稱禪。廢獻帝爲山陽公。昭烈在蜀中。聞帝遇害。乃發喪制服。於是卽位。昭烈之不卽位於庚子。而卽位於辛丑。何也。曰。聞之有蚤暮。制之有先後。是人事也。而天道貫之。先一年。則得其陰節。後一年。則得其陽節。陰者將謝。陽者徵達。是天道也。自春秋已未。至昭烈十四限。凡百四十二年。餘九日二分五釐。曹操之効。先一年庚子。正月薨於

洛陽。曹丕冬十月稱帝。以春秋揆之。則猶未至於辛丑也。春秋以冬至命元。庚子十一月。至辛丑四月。則人事治。天道浹。可以元答春秋矣。故昭烈之受命正也。曹丕之受命非正也。穀梁子曰。人之言者。示以事天之言者。示以道。曹操之不至於辛丑。而山陽早廢。雖不半載。而天示見焉。然則作者擇焉。而爲之歟。曰。天道之精闕。人受其節。山高澤深。何擇之有。然則昭烈之立吳氏爲后。正歟。曰。是皆正也。江東方強。諸夫人無有貴於吳者。曹丕之立甄。則非正也。故冢嫡之事。易春秋之所命始也。然則易以屯蒙正子帶。咸恆正子建。魏亦有與於天命也。而易正。漸與之。何也。曰。是猶之當璧。其肘膊及焉耳。然則已酉黃龍改元。孫權稱帝。先當於運歷歟。曰。是咸之拇與坎之膏也。以三世之雄略。而稱臣於曹丕。漢室之壞。荆州永安。權實爲之。權之罪。不減

於操以為正閏。勿數焉耳。庚申魏主芳元年。曹明已故。司馬方張。不十載。遂誅曹爽。滅何桓之族。是在咸之屈。朕坎之有險。王申咸坎各在四爻。夏吳主權卒。又三年。司馬師廢其主芳。庚辰。司馬昭弑其主髦。於是恆之四。與離之四。當事矣。不四年。鄧鍾破成都。交樂。岷壁。北地。王與瞻尚併命。而鍾鄧破蜀。亦死於蜀。在突如之爻。始盡明年。乙酉。司馬炎立。為泰始元年。於是四方稍平。江南。垂熾。庚子。孫皓出降。三國鼎分。未六十載。司馬氏拱手受之。禪代之局。變為誅夷。一百三十餘年。體卦兩交之會。閹宦縱橫。則頤過亂於離坎。賢人君子。矢心激烈。咸燼於閹宦之手。閹宦盡而權臣縱橫。咸恒亂於離坎。賢人君子。矯情頽放。半燼於權臣。故道之與運。相為張弛。一正一反。自章帝已丑而後。頤坎咸共運。而勳戚閹寺權臣。相纓絡也。過此而後。夷狄繼之矣。然則咸遂非體交之卦也。而皆以體交治之。何也。曰。是猶之體卦也。以用加之。則自頤而下。大過坎離未濟。四限相併起也。故自勳戚而閹寺。閹寺而權臣。權臣而戎狄。若王瓜之於靡草也。然則和帝永元之初。无是四亂者歟。曰。剝之終。有新莽。臨之初。有祿產。自未濟中分而上之。交於隨蠱泰否。皆強諸侯也。王者之有霸主。霸主之有疆大夫。天子之有悍后。悍后之有宦寺。相因為起。至於宵小權奸。則无所不因。无所不起也。李杜之觚稜。足以令曹瞞終身不帝。稽阮之荒頓。足以使司馬三弑其主。前限之異者。閹寺養子。各襲其侯封。其盛者。坎過中交三十三年。靈帝乙丑之際。張讓等十三人。皆世為列侯。後限之異者。匈奴遺孽。各命為帝王。其盛者。離過中交二十八年。劉漢建元而後。石趙諸國。皆以天王告於中夏。嗚呼。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矣。然則咸遂非體交之卦也。而皆以體交治之。何也。曰。是猶之體卦也。以用加之。則自頤而下。大過坎離未濟。四限相併起也。故自勳戚而閹寺。閹寺而權臣。權臣而戎狄。若王瓜之於靡草也。然則和帝永元之初。无是四亂者歟。曰。剝之終。有新莽。臨之初。有祿產。自未濟中分而上之。交於隨蠱泰否。皆強諸侯也。王者之有霸主。霸主之有疆大夫。天子之有悍后。悍后之有宦寺。相因為起。至於宵小權奸。則无所不因。无所不起也。李杜之觚稜。足以令曹瞞終身不帝。稽阮之荒頓。足以使司馬三弑其主。前限之異者。閹寺養子。各襲其侯封。其盛者。坎過中交三十三年。靈帝乙丑之際。張讓等十三人。皆世為列侯。後限之異者。匈奴遺孽。各命為帝王。其盛者。離過中交二十八年。劉漢建元而後。石趙諸國。皆以天王告於中夏。嗚呼。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正曰。遯。猶來否也。先否而去之。君子浸遠。小人浸長。則君子何持危之有。曰。否。可持也。遯。不可持也。否之小人。陰節已盈。盈且敗。敗而後持之。邪正已別。易為助。遯之小人。陰節方厲厲而進。進而欲持之。邪正不別。易為害。故處遯之君子。則舍遯无術也。詩曰。蔚兮蒼兮。南山朝隰。婉兮孌兮。季女斯饑。朝隰者。小人之道也。斯饑者。隱遯之

義也。君子嚴其身。不嚴於人。嚴其道。不嚴其辨。美且正。不為。何惡之有乎。故遯者。遠小人之象也。遠小人而又保其身。保其身乃以保黎民。及其究也。客保民无疆。

初六 遯之同人

遯亨。小利貞。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正曰。是初遯也。而曰遯尾。何也。君子嘉匪去之已遠。是猶有同人之心焉。委蛇和光。亦曰救也。救之不可。終亦必遯。則是遯尾矣。寇賊猛鷲之所撻。則必於其遯尾也。

君子淑慎以持其身。溫惠以持其人。在爾不爭。失的无怨。謀之而獲。曰非予。有屬之而勝。曰非予。武。詩曰。縞衣茹蕙。馳驅與。若。是亦庶乎免矣。是利涉而勿往之。謂也。

六二 遯之 姤

遯亨。小利貞。

姤女壯。勿用取女。

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正曰。夫當遠遯之時。而有女壯之誠。雖有善說者。莫挽之矣。天道之支。壞亦各有其序也。若人焉。莫逃之。遯而得婚。庸愈乎。猶八月而之。十月而之。子。畫。事。以。世。之。氣。氣。

以知光。是未。其。明。遠。在。其。日。豈。其。食。氣。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食。之。象。大。雅。曰。豈。其。維。寶。代。食。維。好。是。則。謂。之。謂。也。

九三 遯之 否

遯亨。小利貞。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一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

事也。

正曰。遯之否。儉德。恐不及。此。係之。有平。係遯者。臣妾之事也。夫有。而。善。

之臣妾則必不逮矣。故臣妾者，天下之所
係畜也。夷齊之迹也。手不齊糧，公子之有
於也。而有車百乘，亦何苦之有。以收之，情見勢離，而窮
義，近於匪人。君子有節，不取也。命之曰，慎
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創始，大。其
之時，誰復舉此。疾而得，厲藥也。貞大，小。

九四 漸 遜之

遜亨 小利貞。

漸女歸 吉利貞。

好遜 君子吉 小人否。

象曰 君子好遜 小人否也。

正曰 遜退也。漸進也。君子以退為家。小人
以進為家。各得其家。而禍敗分焉。陰陽之
所趨也。古之君子，三讓而進。一揖而退。小
人惡退，則以遜為棄婦也。然則雨无正之
詩，非歎曰：雨無正為救遜者也。或為親臣
則義无所之也。然則召公非歎曰：召公則
未為好遜也。鳴鳥方聞，天休滋至。微周公
則召公亦未有遜心。然則周公非歎曰：周
公何過之有。三年徂東，亦未為退也。七年
制作，亦未為進也。書曰：明我俊民，在讓後
人于丕時。是則二公之志也。

九五 遜之 旅

遜亨 小利貞。

易象正

卷六

旅。小亨。旅貞吉。

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正曰：是貞志者，皆得於小亨。未嘉會也。而謂之吉，何也。曰：君子者，天地之所養也。君子得其志，天地得其養，雖在巖壑，亦各有禮樂焉。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夫世之所公侯者，多有矣。咎譽相繩，而惡數遞加，率不見所為優游者。君子視之，則猶之旅人也。詩曰：有萋有苴，追琢其旅，故萋苴之追琢，亦古人之所貴也。

上九

遯之

遯亨。小利貞。

咸亨。利貞。取女吉。

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正曰：是澤山之癯也。而以爲頽人何也。曰：是天地之所尚也。澤山之在天地，猶俎豆之在堂與，是皆有君子焉。非是不尊。詩曰：考槃在澗，頽人之寬，獨寐晤言，永矢弗諼。夫非肥遯而能如此乎。故寂感者，天地之所貴也。市廛薦茅，其神不靈，致虛以貞，故遯世而無猶人之心。繇是而當位，則帝王之輔也。夫是其當傳巖莘野之初事乎。而君子以爲卒業，天地反復，飛潛載升，則於是通利焉。是神明所爲終始也。

大壯利貞。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正曰。可以制情者。其惟禮乎。禮者。天地所為節文也。情盛而禮盈。禮盈而情竭。情竭而質起。質起而文衰。故曰大壯。則衰者將至矣。君子知其已壯。而守之以正。故元黃玉帛。可以不弊也。故夾鍾者。日月之所繇中也。陽進而已過。日行而始中。陽壯而釋守之。若大武之總于山立而遲久也。故貞者應鍾之義也。夾與應應。應與林應。故林

遜而夾壯。三鍾者。陰陽所為。條逢反恨而致末也。用之大壯。則其氣散越。多華而少實。故夾鍾出四隙之細。條蘇間出。以為枝葉。聖人因之以制禮樂。柔神人和。百度雖不言元亨。得其利貞者。而元亨之義備矣。故非禮弗履。大壯之象也。大壯獨行。象疑其疆。用以教民。噢媮无方。及其究也。以省方觀民設教。

初九 大壯之恒

大壯利貞。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正曰。物不可以恆壯也。壯不可以恆始。壯而始動。動而謂之恆。趾高心亢。其未必繇之矣。君子之始進也。甚正而異也。異而猶有凶焉。謂其數動也。動而不失其恆。則猶未至於征凶也。多方曰。爾維克勤。乃事爾尚。不忌夫凶德。詩曰。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若。是。則。庶。乎。有。孚。矣。

九二 大壯 之 豐

大壯。利貞。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正曰。大壯而豐。勿憂之矣。雷電者。盛陽之時也。盛陽當時。雷電不疑。以刑飭刑。則是秋令也。以禮飭刑。則是夏正也。以大壯而秉夏正。則未為失也。古者夾鍾之月。以釋繫囚。解桎梏。所以繼長成高。順天地之生事也。於時則日猶未晏也。天子當陽。炎臣无權。欲以刑威賈壯。竊天子之令。以快其欲。惡者希有矣。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顯。民夫亦繇禮之用也。不用禮而致刑。以自為威用者。有苗氏之行也。呂刑曰。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又曰。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王假之。勿憂其蓋。謂此乎。然則大壯之豐。无辭焉。而獨言貞吉。何也。曰。是天地之情也。情得其正。明得其中。上下之貞吉。皆於此會也。故上經之貞吉。一十有三。下經之貞吉。一十有二。而大壯之豐。為之中。主中主者。上下貞吉之所取中。

也。需兩貞吉。象之涉川。五之酒食。緩而得其正。比兩貞吉。自內不失。自外從上。順而去其私。履以幽人得其道。否以拔茅從其類。謙豫兩二。以載盛德。隨臨兩初。以興大業。此十者天地之正令也。而澤雷得一焉。成之悔。壯之九二。而得貞吉。猶恒之九二。而得也。壯之九二。而得貞吉。猶恒之九二。而得也。與咸之貞吉。悔。二。者天地之中憲也。壯之貞吉。悔。二。者南北兩正之所分治也。故貞吉者。天地之所貴也。天地之託於下經。不過八卦。而遯。大壯。晉。姤。升。得八貞吉焉。澤雷之取於上經。得一而已。家人之中饋。解之獲。旅。損之无家。巽之有終。未濟之曳輪乎。光。六者六子之所始於天地也。故道至於貞吉而練要矣。坤與訟之安貞吉。則必有所未安者也。頤與革之居貞吉。則必有所未居者也。賁與益之永貞吉。則必有所未永者也。居之而安。安之而永。

聖賢以厲其志。鬼神以輔其命。盈。易。寒。暑之所不能奪也。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書曰。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貞吉之謂也。然則師之執言。隨之明道。未為失也。而與苦節。翰音。並稱貞凶者。何也。曰。師之五非長子也。嗜功而前進。隨之四。非明時也。有獲而慕功。亦與苦節。翰登。同敝而已矣。然則所謂貞吝者。何也。曰。是泰之大畜與。晉之豫也。時極而且過。位過而且下。治其私邑。不及其它。而猶有豐亨豫大之心。則下人必有私議其上者。然則屯之小貞吉。大貞凶。何也。曰。是屯之復也。為德而不宏。有施而未光。惠不惠。懋不懋。又何恠焉。

九三 大壯之歸妹

大壯利貞

易象

卷六

三

歸妹。征凶。无攸利。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正曰。壯而歸妹。以男悅女。非禮也。夫有全盛之國。底於羸敗。則鮮不自女。既矣。君子當陽。小星无光。亦謂是勝安者。易與也。而卒以不制。詩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故當壯歸之時。雖自謂貞勝。而猶有厲存焉。君子致貞以一其守。致厲以戒其事。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是之謂也。

九四 六壯之泰

大壯。利貞。

泰。小往大來。吉亨。

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正曰。大壯之泰。動而順。順以下賢。賢人景從。故震者藩也。輿者坤也。決藩而貞。輿賢人之務也。泰之尚於大壯者。藩決而已。藩限上下。賢人不親。動而決。大輿壯輹。周公曰。在晉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又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未。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括。是皆大壯之時也。大壯而藩。之止聽不明。下德不行。雖有湯文之輿。虛車

而已。故壯而能泰。純佑秉德。卽禮陟配天。亦率繇此也。

六五 大壯之夬

大壯。利貞。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喪羊于易。无悔。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正曰。壯而揚號。不巳厲乎。君子之去小人。不厲聲色。自治而已。羊喪于險。不可求也。喪於易。則可求也。以太壯之時。決將消之。陰。鍾鼓不鳴。于戚自陳。雖有逸罰。亦可以

已矣。君陳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梓材曰。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述民故。從容和懌。盛時之所貴也。揚厲卽戎。大人之所辟也。喪羊于易。何悔之有乎。

上六 大壯之大有

大壯。利貞。

大有。元亨。

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正曰。利貞在前。乃動而有誠。元亨在後。乃吉而无悔。夫以大壯之時。而享大有之泰。

不已難乎。福祿者。豈弟之報也。艱虞者。躁動之旤也。兌命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夫當大壯之時。用其小心。以履大位。而弘大業。非聖人而能之乎。故進退用舍。聖人之所大慎也。進一人而使之不可退。退一人而使之不可進。壯志動於中。藩薄縈於外。自以為不疑。而蹈於不詳者。比比也。君子見善則揚之。見惡則遏之。見疑則察之。詳審乃達之。伊訓曰。弗慮胡獲。弗為胡成。慮而詳之。詳而為之。則庶乎免於壯罔者矣。利貞而元亨。其道固如此也。遯大壯。二陰之卦也。二陰之卦。從於北政。先陰而後陽。剝復南政。亦先陰而後陽。何也。亦各其序也。人壯而止。遯而退。天地所善持滿也。否泰咸恒。夫姤皆在於是。是亦下經之次義也。

壯。是何取之。取之遯大壯也。消長之義。有近之者。古人以緝其辭。曰。是可以屢為進退乎。曰。是亦天道也。晉太康之十年。己酉。入於遯限。明年為惠帝永熙元年。長沙成。都豫章吳代廣陵。始命為王。明年賈氏殺楊駿。弒太后於金墉。是王通所作元經也。元經之始於遯。猶上經之終於離也。又十年庚申。殺太子適。於是趙王倫兵起。廢后遷帝。以大位自豎。諸王聞之。相噪與師。齊王罔。成都王穎。河間王顒等。投刃向闕。五緯亂行。既而諸王分崩。長沙成都。雌雄未決。東海王越。既殺長沙。又圖成都。張方乘之。再掠京師。幽并兵起。劉淵還部。聰曜繼之。李雄石勒之流。分煽邊腹。凡二十五載。生民託於芻藁。天子寄於鋒鏑。不五六年。間京師再陷。二帝降口。江左一旅。即席未安。而王敦復起。自巳酉金墉之歲。至元帝崩年。凡三十四載。明帝乃立。為大壯交遯。

之中。王敦既除。江左粗安。而蘇峻祖約。又
 逆朝命。石頭播遷。朝紳隕越。賴陶溫之力。
 克復王室。亦以五口競帝。不煽南風。瘡痍
 初蘇。而諸君乘隙。經略中原。屢出屢反。徒
 以長桓溫之雄心。遺劉翔之訶責耳。自明
 帝太寧元年以後。又三十三年。南北分際
 華夷始清。然則前際分遞。後際分壯乎。曰
 猶交卦在兩濟之限耳。咸恒定位。自南來
 者。交於兩濟。與咸同限也。然則雜卦之稱
 壯進。而遞退。何也。遞壯合際。明帝以前三
 十四年。有志之士。常恐不退。是以陸機兄
 弟。卻顧榮之言。以卒死於成都。明帝以後
 三十三年。有志之士。常恐不進。是以王猛
 從。薄桓溫之請。猶見存於彤冊。是亦一
 義也。然則咸速而恒久。何也。曰。是猶之劍
 復也。魏短而晉長。魏之視晉。四分之
 一。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

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正曰。詩書所論明德。備矣。以帝堯之明德。
 而猶難於知人。三接康侯。何鑑而憑之。曰。
 我自昭明也。天下之難明者。我德而已。蕩
 之。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
 以無陪無卿。故已德不明。則視天下皆無
 賢人矣。日出而百物照焉。山川炳焉。雖有
 翳陰。白日无咎。人之所諒。白日者。信於白
 日之所諒。人者也。虞書曰。能哲而惠。何憂
 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
 壬。不哲不惠。雖四目四聰。茲其旁落也。何

以療之。曰惟學古乎。學古者。聰明之所以成憲也。故明出地上。自昭明德之象也。明德自昭。不以傲物。高閎之家。神去其室。及其究也。以飲食宴樂。

初六 晉之噬嗑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噬嗑亨。利用獄。

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正曰。是其當文王之事乎。以三世之侯伯。弓矢未受。而憂患總至。若晉之。若推之。君臣罔孚。亦歷年所矣。而卒以无咎者。非文王之敬忘而能之乎。故貞而獲吉。裕而无

咎。二者甚事之總也。晉而噬嗑。君子自得。其貞裕而已。詩曰。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之謂也。

六二 晉之未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正曰。晉而未濟。所以亨也。君子之受寵命。如將避之。而不獲也。胥溺之波。則利祿為甚。吾見夫隆貴之家。求為庶姓。不可得者矣。晉如愁如。未濟之日也。將旦而大昧。賜

易象正 卷六 三
未濟之陰也。君子之防患。不於其已濟。於其未濟。小人之既敗。不於其未濟。於其將濟也。故汔濟而濡尾。小狐之事。君子之所戒也。伊訓曰。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康誥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則庶乎愁如之福。受於王母者矣。

六三 晉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旅。小亨。旅貞吉。

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正曰。晉而得旅。亦衆所共與也。寵錫之來。猶之樂餉。過客所爲行止也。然而天子以

行其禮樂。鬼神以致其福祐。百姓以載其聲德。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夫非盛德而能之乎。故違道以于衆譽。與違道以于上澤。其得失必有軒輕也。于上多諂。于下多瀆。瀆者取咎於上。諂者興謗於下。惟聖人大寵而小居之。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是小亨而衆允之謂也。失位而无悔。未有如此者也。

九四 晉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剝。不利有攸往。

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鼯鼠貞厲。位不當也。

正曰。晉而剝。又何足貴乎。莒僕之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以書命季文子曰。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矣。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夫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為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達。無逆命矣。夫莒太子則所謂鼯鼠也。宣公之二接。則所謂游剝也。詩曰。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其晉而剝之謂乎。

六五 晉之否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正曰。否之晉。與晉之否。皆可以吉。何也。曰。明德之庇也。明德而當位。雖晝接小人。不以為恤。共工驩兜之載於岳牧是也。然則怨於匪人。而嚴於鼯鼠歟。曰。明德當位。雖失於匪人。而无恤。明德不當位。雖有明賞。猶之誨貪也。然則明主之遇匪人。固可以勿恤歟。曰。蟬鼓陰。鳶鳴風。白日既出。青火且息。知其匪人。而匪人之小。猶未來。大猶未往也。然則賞固可僭歟。曰。僭賞小。失。明人大得。周書曰。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上九 豫晉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豫利建侯行師。

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正曰豫利行師而維伐邑何也古者哲后蓋有師行而不試者矣試之伐邑其順則吾德也其不順則吾賊也晉文侯將取陽田陽人不服晉人圍之將殘其民辭以樊仲之官守與王之父兄甥舅也乃捨之既而伐原令以三日之糧逾期疏軍而去之故如文侯則免於貞吝矣夫以厲吉為无咎固成其伐則羞吝逮之矣君子之利建亦為明德也厥德不明以賞則无光以伐則无威雖其僕隸猶大玩之而况其私邑乎况於不庭不服者乎



明夷利艱貞。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

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

正其志箕子以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

正曰用晦而明是蒙難之道非所以蒞眾也而蒞眾以之何也內明而外順天地之大則也日行艱貞在於宵夜歲行艱貞在於秋冬亨嘉之德无所復著則敬靜其本

矣。敬靜者，星辰所以凝光，草木所以著根也。君子謹於宵夜，以正日行，立於秋冬，以起歲序。禍難不改素，厄窮不變志。衆或傷之，君子不自傷。曰：是出入昧暘者，日月之序云耳。詩曰：帝度其心，猶其德音。明夷之艱貞是也。雖不蒞衆，以之蒞衆而可矣。故明入地中，用晦之象也。日夕考德，火滅乃敬。雖有宵夜，不廢學問，及其究也，以作事

謀始。文王以之，歷歲貞節，其四世凶，終而

初九 明夷之謙

明夷利艱貞。

謙亨。君子有終。

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

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正曰：義與命與乎？守吾義則亦吾命也。或曰：致謙以明素，猶之乎舍車也。主人有言何也？曰：猶之乎夷主也。曰：君子之行何也？曰：無所逃之也。然則垂翼而有終，君子知之乎？曰：履謙不亢，蹈仁不死，何為其不知之也？然則艱貞九德，而獨取謙者，何也？曰：謙有履之其焉，有復之本焉，有恒之固焉，有損之脩焉，有益之裕焉，有困之辨焉，有井之地焉，有巽之制焉，兼是九者而舉之，故曰仁也。義也。然則君子之不貴行權何也？曰：謙則巽，巽則權，權非聖人不能用也。然且君子之義在於正志。

六二 明夷之泰

易象正 卷六 三

明夷。利艱貞。

泰。小往大來。吉亨。

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正曰。傷而大來。何傷乎。君子在內。用其柔明。以得馬壯。故疏附先後。奔走禦侮。君子皆用之矣。然且君子不籍之者。君子夷易以平其心。和謹以治其氣。哀敬以致其思。故夷而能拯。柔而能健。雖危而不傷。夫當日出之時。惰行墜志。喪馬夷傷。是則君子之罪也。日入矣。健勒箠。鞭策是求。馬力已竭。而總轡者不休。是則非君子之罪也。君子蒙難。上下泰然。古人之與居。詩書之與稽。後世有王者出。必來取法。故其馬壯。

用拯。夷股。无害也。

九三。明夷之復。

明夷。利艱貞。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利有攸往。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正曰。夷而復。天道用明。我仇好還。南狩大得。非為報之也。謂是七日反復。則亦天道也。君子之於明夷。有進而用地者焉。桑榆垂翼。于飛无光。君子之用地也。有進而用。

人者焉。踰險顧僕。馬壯是來。君子之用人。也。有進而用天者焉。遲久反復。罪人斯得。君子之用天也。君子用晦。无復可用者。然且得是三極而用之。以為君子之道。則可以為君子之志。則不可。詩曰。柞械拔矣。行道允矣。昆夷駟矣。維其喙矣。是之謂也。

六四

明夷之豐

明夷利艱貞。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正曰。豐之於明夷。均也。明夷。明而入於地。豐。明而蔽於天。故明夷昧谷也。豐。蔀食陰

也。日月之光。未有食者。或蔀之而憂生焉。日之不食於月。猶明之不傷於地也。月退而入日之左腹。則日出而明於月之右庭。日進而入地之左腹。則地退而日出於東方矣。故明而不傷。明夷之心也。用晦而明。明夷之意也。豐。蔀之宜中。明夷之宜出。君子所以敬靜而不懼也。明夷之豐。何憂乎。多患者。君子之命。多戒者。君子之福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敬之不可以已也。君子不患多故。患不得其心志焉耳。心志者。所謂夷主也。

六五

明夷之既濟

明夷利艱貞。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正曰。箕子得為正乎。曰。箕子何不得為正也。陳範之與抱器一也。而箕子之思防遠矣。然則微子不得為正也。曰。君子亦仁而已。舊德已謝。新明已出。頑徒之不可與。妹土之不可居。蚤夜致思。以永終譽。夫豈與箕子殊志乎。故吉之恐亂。明之恐息。仁人所同慮也。然則易有箕子。何始也。曰。自周公始也。周公之學。蓋多得之箕子也。營洛之與遷鮮。必有取爾矣。然則利貞何也。曰。已濟矣。守艱則不利。去其艱則不貞。故曰。

利貞。

上六 明夷之賁

明夷利艱貞。

賁亨小利有攸往。

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正曰。山下有火。晦而始見。故老而好學者。猶之炳火也。明傷而飭刑。以為折獄。明庶可以救敗者。真晦昧之事也。君子之當明夷。傷其身。故不忍有傷人之心。傷其事。故尤傷人之事。日月相推。出入地天。則亦序也。歲明屈伸。各以其序。聖人先如之何。亦曰。吾學不厭。誨不倦而已矣。去晦而明。雖入地後登。何傷乎。瞻卬之詩曰。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明夷之上六。不言得失。則亦云救也。

晉與明夷。二陽之卦也。從於南政。下經之有晉夷。猶上經之有需訟也。明夷從南。需訟從北。乾坤分繫。而日月更次。兩者相直。則交食明著矣。聖人以為是經緯存焉耳。約其夷部。則不如頤大過坎離之著也。故上經交次。終於頤大過坎離。而下經經緯。至晉明夷。又自為一際。

咸恒遯大壯。晉明夷。自為一際。是甫三卦也。不及四象。何也。曰。是積差之所從生也。積差亦非聖人所貴。然必如是而紀部乃別。體用相乘。所入於紀限也。部法七十六。以三積體用相乘之。歷二百二十八。為十章。餘贏之積二十九。月凡二千八百四十九。月而為體用兼乘之限。上下之所取。裹也。然則上經之不用三限。何也。曰。古者以四章為部。四部為紀。則亦兼取之矣。三章四積。以當三部。義見圖中。是自為義。不與追象同首也。

序卦傳曰。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序卦之言。亦有所傷。是近於道者。如致。則亨則盡矣。進必有所傷。是近於道者也。然則是何限也。南來用卦。則猶在小過之間也。晉穆帝十二年丙辰。入晉。於是稱晉。自尚六十四年。明年丁巳。秦主堅始自立。明永興元年。晉亦改元。升平。桓温始為大督。出討姚襄。修謁陵寢。既請遷都。請移。地。簾。已。挾。問。鼎。受禪之心。及灞上枋頭。相。敗。衄。怒。室。色。市。遂。廢。帝。奕。立。簡。文。甫。圖。真。而。天。虓。其。魄。安。石。以。廟。廊。之。量。明。於。舍。坐。破。氏。秦。不動聲色。甫十餘年。而柄。諸。臣。驕。奢。相。穉。守。藩。之。將。動。典。晉。陽。道。子。國。寶。煽。於。內。王恭桓元。競於外。南郡欲。姑。熱。之。餘。以。建。黃。初。之。業。而。劉。下。邳。起。於。績。履。一。戰。破。敵。遂。復。尋。陽。猶。且。北。伐。臨。西。折。姚。秦。退。

取盧循收徐道覆劉毅以英雅之槩欲與
抗衡如虎搏熊自取夷滅乃復西取長安
中修洛陽兩執燕秦之帝付於藁街雖不
足爲懷愍雪耻猶爲中原吐氣蓋自南渡
枕弱用兵之盛未有若此者也桓温區區
以灞上之勳欲躡踵孟德燕翼五官宜其
及矣崔浩有言裕奮寒微不階尺土討滅
群寇其才過於慕容垂然既克秦而歸必
篡其主關中華戎錯雜風俗悍勁裕欲以
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无異解衣包火捕虎
張羅雖留兵守之適足資敵耳既而義真
逃歸赫連據長安終五代之世函秦不復
雖云天道亦人事矣劉裕歸弒立之後三
年亦殂似爲晉歷未竟以永初足之然可
馬篡晉非有崇功瑋業不過揚鑪鼓鞀燎
人毛髮耳劉裕舉匪夷之勳行沿常之事
豈必以伊呂責於傭雄哉蓋自晉惠已西
而來一限之中入易其主自穆帝丙辰而

後六更其君再虜再廢三遷惟安石爲政
十二三年差稱死事誰謂仁賢无益於國
者然則是遯大壯晉明夷之歷也上際從
左下際從右是其遯明夷爲政歟何其傷
之創也曰自下逆數猶是小過既濟之政
也然則用卦反復自上來者付堅永興已
入咸際永興以後六十四年義熙之後三
年孰爲久速者歟是則恒咸通也恭帝
已未晉室始廢蒼梧已未宋社亦遷以朱
視晉夫孰爲久速者乎

易象正卷之六終

